

没有悲伤的城市

[加] 阿诺什·艾拉尼 (Anosh Irani) 著

刘勇军 译

The Song of Kahunsha



没有悲伤的城市

[加] 阿诺什·艾拉尼 (Anosh Irani) ◎著

刘勇军 ◎译



The Song
of Kahunsha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没有悲伤的城市 / (加)阿诺什·艾拉尼 (Anosh Irani) 著; 刘勇军译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7. 7

书名原文: THE SONG OF KAHUNSHA

ISBN 978-7-5404-8132-2

I. ①没… II. ①阿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 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27477 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8-2017-068

上架建议: 畅销·外国文学

THE SONG OF KAHUNSHA: A NOVEL BY ANOSH IRANI

Copyright: © 2006 BY ANOSH IRANI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BUKOWSKI AGENCY LTD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2017 by China South Booky Culture Media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MEIYOU BEISHANG DE CHENGSHI

没有悲伤的城市

著 者: [加]阿诺什·艾拉尼

译 者: 刘勇军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蔡明菲 邢越超

策划编辑: 马冬冬 刘宁远

特约编辑: 李乐娟

版权支持: 辛 艳

营销支持: 李 群 张锦涵 姚长杰

版式设计: 李 洁

封面设计: 张丽娜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嘉业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70mm 1/32

字 数: 151 千字

印 张: 7.5

版 次: 2017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132-2

定 价: 39.8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目录

Contents

没有悲伤的城市 / 001

Chapter 1

那些无能为力的事情 / 003

人生就是这样，有时候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却什么也做不了。

Chapter 2

新生活开始的瞬间 / 031

他告诉自己必须坚强，都已经十岁了，得找到爸爸。这个任务可不轻，他不能因为饿肚子这样的小事就泄了气。

Chapter 3

再见，有关花的记忆 / 063

他感觉有关花的记忆慢慢从身上消逝了。也许他能找个花园给自己充个电，让记忆重回身上。

Chapter 4

在另一个世界里 / 105

总有一天，所有的悲伤都会消失，卡洪莎就会诞生。

Chapter 5

回不去的过去 / 139

“我会做一只高傲的鸟，飞过大海，永不停歇，我这辈子都要一直飞下去。”

Chapter 6

被自由禁锢 / 177

“桑迪自由了。”古蒂说，“我们却被困在这里。”

Chapter 7

有的地方永远不会坍塌 / 207

诡异的静寂笼罩着这个地方，像是黑暗中所有人都是醒着的。

Chapter 8

没有悲伤的城市 / 227

很快，大海就会把太阳推向天空，大海也会带走她的歌声，让歌声传到她爸爸甚至桑迪的耳边。

感谢 / 236

没有悲伤的城市

他毫无征兆地挥动铁棒，冲着从窗户向外张望的人打去。只听到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爆裂声，从屋里向外探头的人就不见了。肯定是出租车司机哈尼夫，昌迪心想。那个人拎着铁棒，守在窗户外面。看来他已经准备好在必要时故技重施。

小巷内黑漆漆的，昌迪能听到一个女人在蓝色棚屋里惊声尖叫。昌迪想象着哈尼夫躺在地上，被铁棒打断了几颗牙齿，鲜血顺着他的鼻子和嘴往外流，而他妻子则在拼命敲打被反锁住的屋门。

昌迪无法动弹。竟然没有一个邻居出来救这家人。大多数人都回屋去了，只有几个人还站在外面，看起来却跟昌迪一样，已经吓破了胆。

昌迪注视着阿南德·巴依，后者则站在原地不动。阿南德·巴依穿一身黑，看起来如同黑夜的一部分。昌迪无法理解，在这样一个时刻，阿南德·巴依怎么还笑得出来。

Chapter 1 /

那些无能为力的事情 /

人生就是这样，有时候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却什么也做不了。

昌迪摸着自己的肋骨。

他想把肋骨往里推，不过并不管用。肋条还是从白背心里凸出来。也许是因为他还只有十岁，等长大些，没准就会长肉了，肋骨也不会那么明显，想到这儿，他从孤儿院的台阶上走了下来。

这会儿，昌迪赤脚站在院中。他从不穿拖鞋，因为他喜欢光着脚丫子感受热乎乎的地面。现在是一月初，雨季还早。尽管新的一年已经开始，地面却像迟暮的老人，地表的裂缝比任何时候都要深。太阳炙烤着昌迪的黑发，他只得眯缝着眼睛。

他摊开胳膊，朝一堵墙走去，他的世界在那里结束，别人的世界却从那里开始。靠近墙面时，他听见了城市的声音，远处传来喇叭声，自行车和摩托车的嗡嗡声此起彼伏。他知道孟买的动静比这大得多，但这个院子离主干道不近。墙那头是个小小的集市，女人们在藤条篮

里装上鱼和蔬菜在那里兜售，男人们则蹲在那里，哈着腰帮人掏耳朵，倒也能挣几个卢比。

鸽子在墙上站成一排，叽叽咕咕地叫着。墙顶插着锋利的玻璃，防止有人翻墙进入院内。昌迪很纳闷，为什么会有人要费尽心思偷偷进入院子。孤儿院里有什么可偷的。

这时，自行车铃声蓦地响起，几只鸽子吓得振翅而飞，但它们很快又落到墙上，似乎压根儿就不在意那些碎玻璃。鸽子晓得把脚搁在哪里。

昌迪摸着墙侧，感受黑色的石头。想到上面会生出青苔，他不由得笑了。雨能让墙孕育生命。再等几个月他就能尽情地吸气，闻到他最喜欢的气味儿。那是初雨的味道，大地被雨水滋养后会满怀感激，那也是他一整年的期盼。要是孤儿院里也有这种味道，准是整个城市最好的去处。

第十年对昌迪来说很难。如今，他逐渐明白了许多事情。小时候的很多问题，现在似乎都有了答案，可他现在担心自己并不喜欢那些答案。

他从墙侧转过身来，朝一口用灰色水泥砌得严严实实的水井走去。

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水中的倒影，也不知道自己是像妈妈还是像爸爸。他觉得自己的眼睛像妈妈的，又大又黑。把他扔在这里的是妈妈还是爸爸？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。

他将一只脚搭在井沿上。

周围都是三角梅（bougainvillea），昌迪最喜欢这种植物了。粉的、

红的，多么靓丽的颜色，满满都是爱，他想。如果这些花是人类，想必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。

他将另一只脚也跨了上去，高高地站在井沿上。

他透过孤儿院开着的窗户往屋子里瞧。大多数孩子都挤在一张床上。他听见他们在唱《火车》这首歌，女孩在模仿火车“哐当哐当”的声音，男孩则像放连珠炮似的念着城镇和村庄的名字：曼德瓦、坎德瓦、赖布尔、斋浦尔、塔莱冈、马莱冈、韦卢、肖拉普尔。印度这么多地方，可我一个都没去过，昌迪自言自语道。

他喜欢脚踩在井沿上高高站立的感觉。也许将来某一天他也能长这么高呢。不过可能还要好几年。再说了，即便长这么高又能怎样？他还是没地方可去。将来他总会离开孤儿院，可到时候连个道别的人都没有。如果他走了，谁也不会想他。

他看着井中的水。

水平如镜。他在想要不要跳下去，到时他的身体会灌满水。万一父母回来找他，会发现他在井底沉睡。

这个念头刚从脑中生出，他就从井沿上跳了下来。

他飞快地朝孤儿院走去，爬上通往门厅的三级台阶，孩子们的胶鞋码成一排，整齐地放在那里，斑驳泛黄的墙上钉着一枚钉子，一把黑色的伞挂上面。

昌迪的小脚丫在石地板上留下一串泥印。他进入宿舍，乔蒂愠怒地看着他，这会儿，她在弓着腰擦洗地板。昌迪因为没穿鞋没少挨乔

蒂的骂。

房间里满满当当地摆着二十张金属床，床两两相对，排成两列，每列十张。床上铺着一张薄薄的床垫，上面盖着一张白色的床单，没有枕头。因为乔蒂在拖地板，孩子们都挤在床上。大多数人仍在靠窗的床上玩音乐接龙的游戏，现在他们已经不唱《火车》了，而是唱“V”字开头的歌。

乔蒂的目光仍然没从昌迪身上移开，她将一块厚厚的灰布泡进混合着水和洗涤剂的桶里，然后将布“啪嗒”一声扔在地上。昌迪笑嘻嘻地看着她。她跟丈夫拉曼在孤儿院干活儿已经有不少年头了，昌迪知道乔蒂没有恶意，希望她现在停下手中的活计，给他泡茶，不过她得等到擦洗完地板才会给所有的孩子泡茶。今天，她还在头发上抹了发油，房间里弥漫着发油和洗涤剂的味道。

昌迪往乔蒂的大绿桶里瞧了瞧，里面的水又黑又脏，让他想起那口井。他很快移开目光，朝祈祷室走去。他确信没人知道他刚才有过跳井的念头。除了祈祷室里站着的那个人，谁也不会知道。那个人活像一个帅气十足的巨人。

昌迪不敢看那个人，刚才的念头令他羞愧难当，他清楚地知道那个人受的罪比其他任何人都多。

没错，那个人就是耶稣。

即便耶稣生前肯定目睹过人世间许多悲惨的事，现在他的眼神也没有流露出来这点。但昌迪最喜欢耶稣头顶的光环，像电都是耶稣发

明的一样。当昌迪看到双亲健在的孩子时，他会妒火中烧，但旋即会想到耶稣受到的苦难。耶稣带着满满的爱来到世上，离开时却血肉模糊地被钉在了十字架上，还被恶语相向。

耶稣以前也是个孩子，后来却成了救世主，想到这儿，昌迪大受鼓舞。跟耶稣说话并没有让昌迪的心情好转，他在向他人祈求时总觉得不自在。每天早晨，孩子们都会聚集在祈祷室里，不过他们并没有祈祷，而是闭上眼睛提出要求。昌迪觉得这不是真正的祈祷。在他看来，真正的祈祷是向神灵传达积极的想法，比如向他表示感激、爱慕之情。这才叫祈祷。如果只是一味地索取，那祈祷室岂不成了菜市场。

他环顾四周，想知道有没有人在看他。昌迪不想让任何人瞧见他在祈祷。耶稣从没回应过他，但他明白耶稣遭遇那样的苦难后，兴许什么人都不会相信。所以，他倒也能接受耶稣的沉默。

昌迪告诉耶稣，从现在起他将学会承受悲伤，就把它当成一个多出来的脚指头。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，知道耶稣准会为他自豪。

昌迪觉得累了，想休息一会儿，却又不希望离开耶稣的视线。于是，他索性躺在石地板上，将想法告诉耶稣：我保证尽量开心起来。

昌迪知道他总归比盲人、患病的孩子幸福，更别提那些满身是疮的流浪狗了。

他感觉好多了，终于闭上眼睛，可以做自己最喜欢的事了。自打出生后，也许是从三岁那年算起吧，他一直在想象自己出生的城市——孟买。

他一直在孤儿院里生活，这辈子都没离开过院子，自然也就没怎么见过孟买。最近，有关孟买的消息让他心烦意乱。管理孤儿院的萨迪克太太已经有三个礼拜不让孩子们迈出大门了。

她说印度教教徒毁了远在阿约提亚的巴布里清真寺，现在，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正为这事打得不可开交。街上也不安全了，孩子们也不例外。

但昌迪提醒自己新的一年已经来了。

人们不会再抢劫商店、烧毁出租车，也不会有人受伤。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，昌迪会亲手一砖一瓦地重建孟买。

于是，他闭上眼睛，看到一个红色的皮球。

在昌迪的脑海中，孩子们在孟买的街头用板球拍击打着一个红皮球，即便击球手一使劲儿，将球砸在窗户上，把玻璃砸得粉碎，也不会有人生气。几秒钟后，玻璃便会恢复如常，游戏也会继续。裁判是一个经营烟草店的老头儿。因为他还得卖香烟、槟榔和菱叶果，所以心思不一定在游戏上，要说他的本事真不赖，还能做到胸有成竹，每个球都能记在脑海里。投手以奇怪的方式击出旋转球时，他会往回跑，根本不用看球柱，只需将球高高地抛向天空。如果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击球手，会耐心地等到球落地，兴许要等上一分钟到七分钟，那球才会呼呼地旋转而下，所有人都会看得眼花缭乱。

他还看到人们在庆祝胡里节。大伙走上街头，在朵儿鼓的节拍下尽情地跳舞，将彩色的粉末撒向空中，然后置身其中，身上沾满粉末，

也许几天都不会掉。如今，人们终于明白了胡里节的真正含义，如果脸上沾满了绿色的粉末，那就预示着孟买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都会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，男女老少都会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。如果胸膛上沾上红色的粉末，预示他们会坠入爱河，与人共结连理。所有颜色都会像良朋好友一样来到他们身边，人们也会沾上各种喜气。

可是这样的地方得有个名字才行，昌迪拿定主意。于是，他自创了一个，并且大声地说了出来：“卡洪莎。”在他看来，这个名字意为“没有悲伤的城市”。他相信总有一天所有的悲伤都会烟消云散，孟买将会以卡洪莎这个名字重生。

昌迪醒来时，感到神清气爽。

他进入卧室，看到小普什帕，她头靠着墙坐在床上，因为得了哮喘，呼吸沉重。有天晚上，她叫醒了昌迪，说她快要死了。谁也不会死，昌迪这样安慰她，其实他心里很害怕，因为他也帮不上什么忙。所以，他只是拍了拍小普什帕的头，向耶稣祈祷，虽然他觉得小普什帕都没办法呼吸了，祈祷怕是没什么用了。过了一阵儿，他呆呆地坐在黑暗中，听小普什帕大口大口地呼气。这会儿，小普什帕拨弄着头发，出神地想问题，看到她没再受苦，昌迪也很高兴。

虽然从祈祷室射进一点光亮，但卧室仍然十分昏暗。昌迪借助这点光亮，看着所有孩子。从大伙的眼神里就能瞧出他们是孤儿，他暗自思忖。等几年他们长大后，要是还能看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，他也能认出来，昌迪心想。

他将注意力放在顿珠身上，怕鬼的孩子顿珠会睁着一只眼睛睡觉。尽管他是孤儿院里最强壮的男孩，可他怕鬼，总觉得只要沉睡过去，鬼就会进入他的身体，到时候，他就会像个恐怖的幽灵一样整晚在外面游荡。晚上，顿珠会说一种奇怪的语言，说是从鬼那里学来的。他还说能听到鬼在打架，谁赢了能先附在他的身体上，每天晚上没什么事干，孩子们都会怀着极大的兴趣讨论被鬼弄得神神道道的顿珠。

卡差躺在地板上，他看上去跟其余的孩子都不一样。绿眼睛，白皮肤，因为他是尼泊尔人。幸亏卡差已经睡着了，昌迪想。之所以叫他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总喜欢像剪刀一样插话。不过，卡差睡得死死的。昌迪从他身上跨了过去。

卧室里的落地钟响了三下，昌迪这才想起他没有赶上午饭。其实午饭吃得也不多，就是一个饭团和一些蔬菜，但至少能填饱肚子。他在想为什么没有人去祈祷室叫醒他呢，特别是萨迪克太太。

除了耶稣，昌迪恐怕就只会跟萨迪克太太推心置腹了。还在襁褓时，萨迪克太太就开始照料他了。不过，昌迪也不是完全相信她，总觉得她有什么事情瞒着他。这么多年来，可以说是萨迪克太太把他带大的，喂饭、洗澡都是她一手包办的，可有好几次，她好像都不敢看他的眼睛。昌迪觉得她准知道他父母的事，他总有一天得把真相找出来。

不过，昌迪仍然很感激萨迪克太太为他所做的事情，萨迪克太太教所有的孩子识文断字，却格外关心昌迪。有一次，她还当着所有孩子的面叫他“聪明小子”，他也逮到机会解释了自己“聪明”的原因，

因为他相信色彩的力量。你们每天都得挨着三角梅，他高声说。话一出口，孩子们哄堂大笑，把昌迪当成疯子，从那天起，他决定守着这个秘密。

他走过通往萨迪克太太办公室那条狭窄的走廊。一张卡玛夫人的肖像画挂在墙上。这么多年来，昌迪总是觉得这位夫人过于严厉。后来有一天，萨迪克太太把卡玛夫人的真实身份告诉了大家，昌迪便改变主意了。这位夫人的名字叫 H.P. 卡玛，生前曾把孤儿院当成自己的家。正是因为她的善心，孩子们才有现在的安身之所。每次经过走廊时，萨迪克太太都会让所有的孩子感谢“卡玛夫人”，昌迪并没有每次都照做，因为有时候他会着急忙慌地去上厕所，但他把卡玛夫人的事跟耶稣说了：如果你在天堂看见她，请一定要照顾好她。

这会儿，昌迪在走廊上看到萨迪克太太。她戴着一副银丝边眼镜，坐在一张棕色的木桌旁看信。昌迪通过她身后的窗户看到三角梅在微风中摇曳。他喜欢看着红色的花瓣簇拥着萨迪克太太的头，像在暗中保护她。她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钟，却未曾注意昌迪。她再次看着那封信，一缕淡淡的阳光掠过她的白发。

昌迪看着她放在桌上的瘦长胳膊，心想这么多年来也不知道这双手照顾过多少孩子。他知道自己一心想打听亲生父母的事，而萨迪克太太也曾渴望有自己的孩子。一天下午，他听到乔蒂跟她之间的谈话，当时两人坐在孤儿院的台阶上喝茶。昌迪很少看到萨迪克太太把乔蒂当成朋友，而不是仆人。